护宝寻踪

策划：郑刚 统筹：张大成 新闻热线：13839601158

洪河船韵 酒火传声

——西平升旗打酒火背后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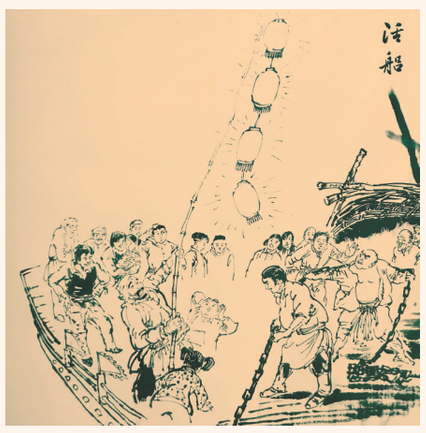
□ 张 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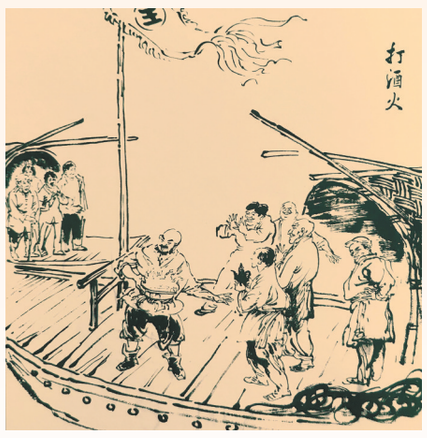
洪河自西向东穿西平县境而过，入皖后汇入淮河。这条古老河流因载入我国第一部地理学专著《水经注》而声名远扬。在洪河沿岸，流传着独属于船民群体的民俗——升旗打酒火。2009年，它入选河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，是扎根西平大地、缘起航运岁月的珍贵民间文化。



吴原启（右）在民间走访，收集资料。⑥5 （资料图片）







绘画再现过去升旗打酒火情景。⑥5 （资料图片）

非遗传承脉络清晰

洪河是淮河支流，也是西平境内的主要河流。历史上，洪河水运是连通淮河上下游乃至长江流域的重要物资运输通道。升旗打酒火，是船民在洪河上行船谋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民俗，承载着船民祈求一帆风顺、大吉大利的美好愿望。

升旗打酒火是西平洪河沿岸船民世代相传的特色民俗。该民俗根植于船民的生产生活，承载着西平船民的社会风貌、历史记忆与信仰文化，生动体现了船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是河南民间风情里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，具备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。

据老船工口传，洪河水运帮会的升旗打酒火仪式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兴起。

当地民间流传着一则轶事：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出行，望见洪河西岸旗幡密布，误以为有人起事，便向随从问询。随从回禀，这些都是靠行船谋生的船民：他们的旗帜没有字号，多半是因船民大多目不识丁；旗面高低错落，则是因为船民散居各处、难以聚齐，只能在风雨江河里各自谋生。依照西平船民家族传承谱系推算，该民俗传承至今已是第八代。

每年除夕夜晚，洪河船民家家都要举行升旗打酒火仪式。在船民心中，围观者越多、仪式持续越久、号子呼喊越洪亮、甲板踩踏越热烈，就预示新一年船运兴旺、万事顺遂。仪式结束后，主人家备好烟茶、糖果，招待前来观礼的乡邻。

旧时洪河船民分为不同帮会：以捕鱼为生、船型小巧的“网帮”；主营货运、船头齐平，大船可立四道桅杆，适宜中小河道航行的“齐头帮”；主打长途航运、船身两头尖翘，适合大江航行的“江船帮”。各帮船型不一，仪式规模、赞颂词句长短、参与人数各有差别，但升旗打酒火的核心形式大体一致。

这项民俗起源并流传于西平洪河沿岸。由于船民常年逐水迁徙，在与洪河连通的淮河、长江流域，也能找到相关习俗的踪迹。

独特水乡技艺

升旗打酒火第八代传承人吴原启经多年研究认为，这项民俗是西平洪河船民独有的特色活动。整套仪式搭配朗朗上口、合辙押韵的颂词，寄托船民行船平安、求财纳福的美好祈愿。

他自幼跟随父亲吴国栋摆渡、捕鱼，父亲常常参与升旗打酒火活动，给他讲述船民旧俗。吴原启对成套颂词耳濡目染，年少时便能跟着哼唱。参加工作后，他利用业余时间四处寻访、搜集文字资料，虚心向父亲及老船工邵德厚、孙怀仁等人求教，逐句整理、校勘颂词，汇编成册妥善保存。

目前，吴原启已经整理出五段颂词，每段少则几十句，多则上百句。词句取材于历史演义与民间传说，饱含市井烟火与朴素家国情怀，通俗上口，代代相传。

春节期间，常年在外奔波的船民难得在码头相聚。亲友相逢，闲话家常，共叙亲情之余，船帮帮主或家境宽裕的船户常会邀约艺人登大船展演升旗打酒火，诉说新年心愿，图喜庆、祈吉利、盼发财、送万福。船头、甲板、船舱，舵杆、桅杆之间，处处回荡着合辙押韵的唱词，民间文学韵味浓厚。围观群众随声喝彩，形式灵活、氛围热烈，既是节日助兴活动，更是船民生活的一部分。各帮船只大小、营生方式虽有不同，但升旗打酒火的风俗大体相近。这项民俗不分贫富，除夕之夜家家可办、人人可参与，区别仅在于船只规模、场面大小、唱词篇幅和参与人数，其中以“齐头帮”传承的版本流传最广、历时最久。

升旗打酒火内容精彩纷呈。一是升旗：洪河船民大都敬奉“大王爷”，沿河不少大王庙由船民捐资修建。大年三十晚上升起的旗被称作“大王旗”“顺字旗”，祈求护佑行船平安。“大王旗”多为长方形，规格依桅杆高度而定，旗面绘有日月、鳌鱼等图案，书写“王”或“顺”字，依靠木滑轮分三次升至桅杆顶端。二是活船：一人领喊号子，众人齐声应和“呀呀哟”，同时用力在船头铺板上蹦跳。平日里船家爱船如命，这一刻，却唯恐号子不高、船板跺得不响。众多船只齐聚一处，活船的欢唱声、踩踏声此起彼伏，构成船家春节独有的景致。三是打酒火：时至半夜，人们取黄铜盆，放上红枣、红花生、鲜果等，斟入好酒点燃，甜香四溢。一人端着火盆绕行全船，遍照船舱各处；一人持酒壶不断添酒，另有两人对唱迎财神的吉利话。各个环节，均配有专属颂词。

如果说升旗是仪式的序曲，打酒火便是整场活动的高潮。这一环节寓意恭迎财神，期盼航运生意红火。

古老民俗源远流长

一代代洪河船民依水而生，以航运、捕鱼、摆渡为业，顺洪河入淮河、下长江。随着陆路交通快速发展，加上洪河水位下降，内河航运日渐衰落。20世纪80年代，不少船民顺流东下，前往淮河、长江流域谋生。昔日驾木船讨生活的船家后辈，如今不少人驾驶数千吨钢铁货轮驰骋江上，凭借船民世代传承的吃苦耐劳、勇毅向前的品格，在长江站稳脚跟，投身祖国建设的大潮。

吴原启的老家原本在洪河边的船里湾，一家人依靠在杨庄段洪河摆渡为生。水运式微之后，全家迁居西平西关杏树湾，依旧紧邻洪河，隶属柏城镇，世代与这条河相伴。

青年时期的吴原启，始终难忘年少时所见升旗打酒火的热闹场景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吴原启曾着手搜集、抢救这一民俗文化。30多年过去，他的挖掘整理工作从未中断，也深知这项古老民俗面临失传风险。每到春节家人团聚，他们便合力展演升旗打酒火，常常引得邻里驻足观赏、连声赞叹。

一套完整表演，有四名主演：一人主唱颂词，两人负责插旗、升旗，一人敲锣伴奏。旗帜以红、黄两色为主，也可用五彩旗，自船头一路插至船尾；桅杆之上竖立三面大红旗，升于高空随风舒展。表演时，围观的船民一同附和呐喊。唱腔是独有的“渔民腔”，融汇洪河、淮河、长江沿线多地方言，高亢嘹亮、豪迈奔放，满是喜庆雄浑的气息。到打酒火的高潮环节，艺人含一口白酒，持绒线火把引火，用力喷吐酒雾，一道长长的火焰腾空而起，最高可达丈余。火起瞬间，呐喊声、掌声交织，场面热烈震撼。

这项非遗的传承脉络清晰可寻：2009年6月，升旗打酒火列入河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；2010年12月，吴原启获评驻马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；2013年，项目入编驻马店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十辑《天中记忆·文化卷》；2017年9月，吴原启被认定为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

在吴原启心底，一直藏着一个心愿：打造一艘专用展演大船，像确山打铁花、西平大铜器那样常态化开展公开演出，让这门古老技艺走出河畔、走进大众视野，让洪河之上的旗影火光长久延续下去。将来，他还盼着去往长江流域的大江大湖之上，为驻马店籍船民及各地船民表演升旗打酒火，为他们祈福纳祥，和江河之上的船民一同追忆往昔、共话未来。③3

平舆小清河的历史渊源

□ 周玉梅

平舆小清河，是流淌千年的挚地母亲河。月旦桥西侧的月旦岛，便是东汉“月旦评”的发源地。千年前，许劭、许靖堂兄弟于此设坛清议，每月旦日品评士林，不虚美、不隐恶。河水悠悠，载着汉末士林风骨，浸润平舆文脉，也留存一代代平舆人的乡土记忆。

小清河自西北蜿蜒而来，穿平舆县城而过。旧时分水环护，在月旦桥西侧围出一方月牙形小岛，乡人俗称月旦岛。东汉末年，许劭、许靖堂兄弟隐居岛上，筑草亭、开讲坛，每月初一品评人物、纵论世事，这便是名传青史的月旦评。四方士子负笈涉水而来，在河畔芦影之下，听名士论辩，一语品题，便足以扬名于天下。曹操青年时期奔赴此岛，求许劭品评，一句断语，流传至今。

彼时清河碧波环洲，月旦岛草木蓊郁，芦苇青青，亭下文人雅士云集于此。这条平原小河，没有大江大河的汹涌，却以一湾浅水，承载起汉末中原的思想风云。岁月流转，河水静静流淌，月旦桥、月旦岛伴着两岸百姓生息。早年的月旦岛老树成荫，野鸟栖居，是老平舆人心中一处自带书卷气的秘境。

我曾在平舆二中执教多年，学校就在小清河北岸，向南眺望，便是这一河一岛。课余漫步河岸，望着月旦桥与月旦岛，千年前清议之声仿佛随水波隐隐传来。一代代平舆学子，伴着这条河读书成长。河水无声，流年不语，默默滋养着挚地崇文重德的民风。

现代诗人、作家张留坡接续这缕文脉，牵头组建月旦评诗坛，潜心挖掘、整理平舆本土历史典故，将挚地千年旧事落笔成文，让尘封在小清河两岸的乡土故事，再度被世人诵读传扬。③3

名将李愬与天中往事

□ 段岩平

李愬（公元773年~公元821年），洮州临潭人，名将李晟的第八子。其父李晟是中兴大唐的砥柱，戍守西陲，屡破吐蕃，扫平羌乱，威震边疆，被封为西平郡王。

建中四年，泾原兵变。李晟在粮草匮乏、军心浮动的情势下，孤军赴难，屡败朱泚叛军，收复长安。唐德宗称他“天生李晟，以为社稷”。

贞元九年，李愬年满20岁，因恩荫封官，后经数次提拔，从太常寺协律郎，升任太子詹事、宫苑闲厩使。深受父辈的影响，承蒙将门风骨熏陶，李愬的才干大为长进，报国之志愈坚。

安史之乱之后，藩镇割据愈演愈烈，或拥兵自重、攻城略地，或私设官吏、截留赋税，或相互勾结，威胁朝廷。百姓深受其害，民生维艰。

淮西尤甚，更是独立王国，治所设于蔡州（今汝南），辖制蔡、光、申三州，横跨汝水、淮河要道，扼守南北交通咽喉。继李希烈之后，部将吴少诚、吴少阳相继割据，世袭节度使之位，拒不臣服朝廷。

元和九年（公元814年），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殁，其子吴元济隐瞒死讯，擅自接掌兵权，未能得到朝廷允准，于是举兵叛乱，“遂烧舞阳，犯叶、襄城，以动东都，放兵四劫”。

是讨伐，还是安抚，一时朝堂论争不休。裴度、韩愈等忠臣坚持用兵，称：“淮西，心腹之疾，不得不除……”淄青节度使李师道、镇州节度使王承宗则称：“蔡州兵利卒顽，不与他等共事。因折而有，顺且无事。”其意明显：安抚为上。

唐宪宗力排众议，摒弃妥协和姑息的国策，毅然下诏讨伐淮西，拉开了平藩之战的序幕。

元和九年（公元814年），平叛战事开启后，诸路兵马久战疲惫，战事屡屡受挫。元和十年（公元815年），宰相武元衡在靖安坊遇刺身亡，御史中丞裴度于通化坊遭刺致头部受伤。其后，凶犯捕获，供言竟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所谋。

朝臣相议，“师老财竭，意欲罢兵”。

在平叛进退两难的绝境时，李愬主动请缨，愿到前线效力。元和十一年（公元816年），他临危受命，被封为御史大夫、随唐邓三州节度使，扛起平定淮西的重任。

出奇制胜

淮西战场上，李愬率领的军队最为活跃。在前线，他藏锋守拙、善待降卒，逐步摸清敌情，侦察蔡州防务。

元和十二年（公元817年），李愬部下马少良等人擒获叛军骁将丁士良。将士们请求将他处死，而李愬知其有才能，遂亲自释其缚，任其为部将。丁士良诚服，遂向李愬献策，“欲攻文城栅，必先擒守将的谋臣陈光洽，逼他投降”。

丁士良等人依计诱擒陈光洽。不久，李愬率兵出宜阳栅，驻扎文城西，吴秀琳及部下悉数投降。李愬把诸将家眷安置于唐州，凡家中有老少需照料者，发给粮食与布帛，令其回家团聚，并起用猛将李宪，更名为李忠义。

李愬以文城栅为根基，厉兵秣马，收复各处栅垒。此后不久，其麾下先后打下马鞍山，攻克路口栅，占领嵚岏山，擒获淮西将领柳子野，遂克冶炉城、白狗、汶港三寨栅，破西平、青喜二城。

“欲攻取蔡州，非骁将李祐不可。”李愬问计于吴秀琳。

李祐是淮西悍将，常带兵袭扰官军。一日，探马报告：“祐率士卒刈麦于张柴村（今遂平石寨铺）。”李愬派麾下史用诚轻骑设伏，利用其轻敌的弱点，诱敌出击，将这名兴桥栅守将擒获。

李愬奏请朝廷，免李祐一死，待之以客礼。唐、随、邓等节度使麾下牙队3000人，号称六院兵马，让李祐训练，并任六院兵马使。

没过多久，李愬派柳子野和李忠义攻朗山（今确山），吴元济的军队来救，唐军败退。李愬却说：“朗山失利，则贼轻我，不为备矣。”

李愬招纳降将，逐步掌握蔡州布防与山川要道后，他采用蚕食战术，历经数月稳步征战，拔除蔡州周边栅寨、烽燧、驿路与外援通道，蔡州悬瓠城几乎沦为一座孤城。

是年秋，宰相裴度前往郾城设立行营，统一调度各路大军。北线李光颜发起猛攻，逼迫吴元济的精锐屯守洄曲。随后，李愬率军攻打吴房（今遂平），一举攻克外城，斩首千余人。李愬回师反击追兵，斩杀叛将孙献忠，但未破内城。众将们请教，李愬回应：“取吴房，则其众奔蔡，并力固守，故存之以分其兵。”

“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，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，可以乘虚直抵其城。比贼将闻之，元济已成擒矣。”李祐曾向李愬进言。

李愬深以为然，遂派人赴郾城密见裴度，商定奇袭计划。待风雪交加、烽火难通之时，李愬命大将史旻镇守文城栅，密发9000精兵，分兵三路衔枚夜奔。大军夜行60里，连夜袭破张柴村，断绝蔡州所有预警。

在此，李愬进行部署：留500人镇守张柴村，防备朗山方向叛军来援；另派500人连夜奔袭洄曲渡口，拆毁桥梁，阻断董重质部回救蔡州；其余兵马攻打蔡州城。从张柴村东行70里，四更时分，兵临蔡州城外，李愬令兵击鹅鸭惊鸣，以掩行军声息。在城墙上，李祐等人先登外城，击杀守卫士卒，留巡夜者击柝报更。拂晓时分，叛首吴元济退守牙城。

攻城之日，李愬便严令士卒不得劫掠财物、不得惊扰百姓。他亲自到洄曲守将董重质家拜访，给予特别关照，并委托其子董传道持信劝父归顺。听闻家眷被李愬安抚，董重质及麾下人马归降朝廷。

翌日，唐军再度攻打牙城，百姓抱柴助烧南门。军队占领全城，生擒吴元济。随即，李愬把吴元济押解到长安，并快马报信于裴度。

一夜风雪奔袭，千里出奇制胜，终结淮西数十年割据之乱，创造古代远程奇袭的经典战例。

战后，朝廷颁布诏令：开放集市，撤除关卡，恢复商旅通行；减免淮西所拖欠的赋税，放还被强征的农夫返乡归田。

“路旁老人忆旧事，相与感激皆涕零。”多少年了，百姓再也不用躲兵灾，地里能种庄稼，居家能安生过日子。

生擒吴元济的消息传开，驻守申、光二州的2万多将卒，自知大势已去，不战而释甲归降。其后，李愬又挥师剿灭李师道，相继收复淄、青两州，中原腹地趋稳。

天中怀古

雪夜袭蔡，《资治通鉴》《旧唐书》中记录完整，这正是最厚重的史料根基。

韩愈曾奉旨撰写《平淮西碑》，勒石记功。碑文中，记下了上层的决断、将士的浴血，更表明了止戈安民的初心。

在汝南文化园，天中山上话烟云，李愬青铜群雕静立，千年战史镌刻碑上。

值得一提的，是遂平这一地名的来历。淮西战事落定后，帝王感念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，遂下诏改吴房为遂平，寓意“诸事顺遂，天下太平”。

文城西的青绿田地间，有一片隆起的土岗，路过的老者讲起，那里就是当年李愬屯兵的营寨。想当年，大军在此休整，哨探布防警戒，斥候往来，视为战略要地。

曾经踏访过石寨铺，只见沿途民居新房成排，街市商铺货栈林立，但难寻古烽燧遗址，汝水边，街道旁，偶尔有人捡起残砖碎瓦。

藩东镇（今上蔡东岸）濒临洄曲河，曾是淮西屯守的重地。蔡州平定后，当地百姓自发搭棚祭祀，供奉李愬，宋代在原址修建一座“将军庙”。

据悉，知名剧作家王中州扎根天中，打捞这段尘封的历史，把《雪夜袭蔡州》的故事搬上舞台，再现李愬推诚待士、知贤不疑、功成不居的风骨。千年往事，借着豫剧唱腔，在乡野间重新活了过来。

碑石能风化，史册会蒙尘，而名将李愬的名字，早已铭刻在天中大地上。③3